

(美) WILLIAM KUHN 威廉·库恩 著 史津海 译
HER AUTOBIOGRAPHY IN BOOKS

阅读杰奎琳

· 书中的自传 ·

1961年~1963年
美国第一夫人

1968年~1975年
希腊船王夫人

1975年直至1994年
去世，先后在维京、
双日出版社担任编辑，
推出了近百本图书。
这即是她从未写过的
自传。

她与约翰·肯尼迪、
贝聿铭、玛莉莲·梦露、
迈克尔·杰克逊的
层层关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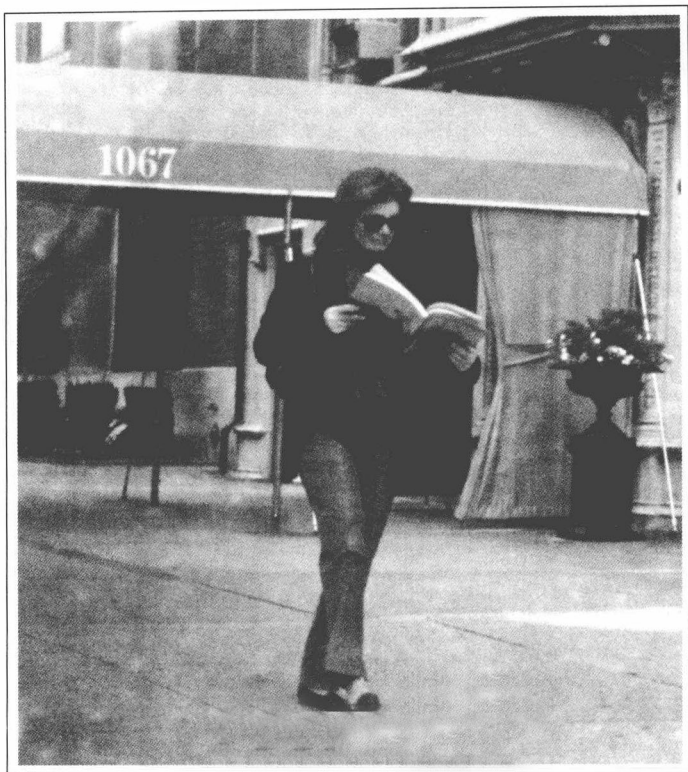
Reading

Jackie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Reading Jackie

阅读杰奎琳

—— 书中的自传 ——

(美) WILLIAM KUHN 威廉·库恩 著 史津海 译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数据

阅读杰奎琳/ (美)库恩 (Kuhn, W.) 著; 史津海译.
—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3. 1
ISBN 978-7-5306-6204-5

I. ①阅… II. ①库… ②史… III. ①肯尼迪, K. J.
(1929~1994) — 传记 IV. ①K837.12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76428号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23332478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泰宇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787×1092毫米 1/16 印张17 插页8

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 38.00元

作者的说明

杰奎琳也许喜欢人们称她为肯尼迪夫人或奥纳西斯太太，我也曾想过是否该那么称呼她。旧有的习惯是人们常以教名称呼女子，以姓称呼男士，这是一种不平等的做法，我原本也认为那并不可取。然而，由于这本书所写的完全是她自己的事，是她的两任丈夫去世后她个人的所作所为，那么再称她为肯尼迪夫人或奥纳西斯太太似乎并不妥当。尽管并非十分恰当并且有过分亲昵之嫌，我还是决定称她为杰姬，因为这样称呼她不但明快简便，而且绝大多数人都晓得她名叫杰姬，现在人们提起她也仍然称她为杰姬。

诊断的结果让人松了口气。她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感到身体不适,却不知道什么地方出了毛病。自打夏天开始她身上就一直有流感的症状,那时她正跟莫里斯·滕佩尔斯曼一起在法国南部旅行。他们并没有像人们所猜想的那样光顾海滨避暑胜地的海滩和商店,而是沿着罗纳河南下去参观阿尔勒与阿维尼翁附近的那些罗马风格的小镇。她给一位名叫彼得·西斯的作者写过一张明信片,说她曾在法国南部的鲁西荣逗留,那里出产一种有名的颜料,其主要成分是当地的黏土和赭色原料。西斯也是位画家,既作画也画插图。杰姬喜欢跟他谈论艺术方面的问题。她没告诉过西斯她身体欠佳。她期望自己身上那些不适的感觉会烟消云散。然而,那年秋天,情况并未见好转;圣诞节前后,她在加勒比海海滨度假,当身体更加不适时,她感到该认真求助于医生了。1994年1月,当医生告诉她她身上出现了非何杰金特性的淋巴瘤时,她觉得这算不上什么灭顶之灾。虽然那的确是癌症,但是医生们认为由于发现得早,是能够治愈的。不管怎么说,她至少晓得了病根在哪里。她可以找本书详细了解与这种病相关的各种问题。医生建议进行化学治疗法,她觉得这是相当不错的治疗方案。她告诉阿瑟·施莱辛格她可以一边输液一边看书(施莱辛格曾是肯尼迪总统的特别助理,如今是位杰出的历史学家,同时也是她的一位老朋友)。这位曾经向全国民众展示自己勇气的女子有一种处事沉稳

的天性,总是十分乐观。头发掉光了,好吧,她可以戴上假发。有时候,她不想去双日出版社的办公室,那么她就在家里用电话联系作者。

1994年春天,双日出版社的社长史蒂夫·鲁宾登门告诉杰姬(现在她已经是高级编辑),她可以享受公休假以待身体康复。见到老朋友南希·塔克曼时,她问道:“南希,什么是公休假?”她们俩是自打在纽约的蔡平小学读五年级时就结识的故交好友。在康涅狄格州波特小姐学校里读书时,她们还曾经是同宿舍的室友。塔克曼曾担任过白宫的社交秘书,也曾任在奥林匹克航空公司为亚里士多德·奥纳西斯工作;利用航空公司的赞助,她帮助举办了首届纽约市马拉松比赛;如今在双日出版社,她的办公室紧挨着杰姬的办公室。塔克曼已经习惯了杰姬为了逗乐而故意问一些傻里傻气的问题。当年在学校读书时,她就曾见到杰姬对老师这么做,结果被打发去找校长接受训斥。现在面对“什么是公休假”的问题,她回答道:“杰姬,这些年我时常帮你干活儿,你可是从没给过我公休假,因此,我又怎么晓得什么是公休假呢?”

有些情景发生在医院里。化疗在杰姬身上带来了副作用,她不得不回到纽约医院——科内尔医疗中心以医治溃疡。在医院里,医生发现癌细胞已经扩散,不得不使用更强的化疗手段。有一次她住院时,前总统尼克松因中风也被送到了同一家医院,当时,一年之中有一部分时间,尼克松会在新泽西州过退休生活。塔克曼充当着杰姬的代言人的角色,负责回答新闻界的探问。一家小报的一位年轻记者打电话问道:“能为奥纳西斯太太和尼克松总统照一张合影吗?”这种想把两位身患重病的人用轮椅推到公共休息室拍照的建议不但荒唐而且有点可笑。杰姬一向不待见尼克松,有一次尼克松打电话找她,希望她允许在他的回忆录中使用他们的一张合影,可是杰姬一直没给他回电话,直到有一天,她拨错了号码,电话中传出了尼克松的声音:“你好,我是尼克松总统……”

随着杰姬病情的加重,新闻界越来越迫不及待地打探消息。杰姬的态度一直是让那些记者们知道得越少越好。在早年身处白宫的岁月里,她就有一条应对新闻记者的原则:以最彬彬有礼的态度向他们透露最少的消息。塔克曼晓得杰姬不希望他们知道自己的身体出现了并发症,病情正在加剧,因此她向记者们发布的病情报告总是模棱两可、敷衍了事。这让医院的院长感到恼火,他不希望当世人知道在他的医院里的杰奎琳·奥纳西斯已经病入膏肓后感到十分突兀。于是他就把

塔克曼叫来训斥了一顿。院长问她为什么明明知道杰姬已经奄奄一息,却要告诉新闻界杰姬“正如意料之中那样乐观、坚强”?

南希·塔克曼竭力为自己辩解。杰姬的家人要求她尽可能少向外界披露杰姬的病情,这也让她感到有很大压力。由于医院的门口聚集了大批的记者和摄影师,卡罗琳和小约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挤进门。杰姬的家人不希望招来更多的人或者招致更多的猜测。面对桌子对面的大块头院长,塔克曼只能从感情的角度为自己辩解:“她是我的朋友。既然没有人告诉过我她的性命已经危在旦夕,我就不能那么说。”

此后不久,杰姬身上的癌细胞扩散到了身体的其他部位,而且化疗对扩散后的病灶不起作用。医生们不得不告诉她他们已经无能为力了。莫里斯·滕佩尔斯曼被叫到一边跟一位肿瘤专家交换意见。塔克曼独自守在杰姬的病床旁边。

“接下来会如何呢,南希?”杰姬问她。

“你就要回家了,杰姬。”

在她生命最后的那些日子里,杰姬还能在滕佩尔斯曼的搀扶下到中心公园里散一小会儿步。这时,在五月的阳光里,她戴着头巾、穿着风衣,平静地任凭那些新闻摄影师拍下自己的照片。过后她又回到病床上。她的几位朋友回忆起曾在病床前为她读书的情景,所读的是她最喜欢的书中的三本:丹麦作家伊萨克·迪内森的《走出非洲》;法国小说家兼传记作家科莱特的《谢里》,这本书的主人翁是个身穿丝绸睡衣、颈戴珍珠项链的女人的男子;还有让·里斯的名作《辽阔的马尾藻海》,讲的是一位女继承人情不自禁地爱上了一个盛气凌人的男人的故事,而那个男人根本配不上她。然而,随着杰姬变得越来越虚弱,她也越来越无力抵制傲慢的肯尼迪家族成员的探视以及他们的指手画脚。她一向与那个家族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虽然她打算死后葬在阿林顿国家公墓里约翰·肯尼迪总统的墓旁,但是约翰·肯尼迪那几个尚在世的弟弟、妹妹却从来不是她最好的朋友。他们傲慢、专横、粗暴,跟她完全不同。杰姬的一位密友提前结束了在意大利的旅行,匆忙飞回美国,来到她的病榻旁。这位密友见到杰姬陷入昏迷时,肯尼迪家族的姐妹们悄悄地溜进来跪在床前,其中的一位大模大样地充当起杰姬至交好友的传话人的角色。“当朋友们来探望她,小声与她作最后

的告别,将圣牌放进她的手中时,那位传话人便大声传告:‘×××说她爱你,杰姬!’”杰姬头上扎着一块鲜艳的头巾,闭合着双眼,两手平静地握在胸前。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当她尚有意识、有力气考虑问题时,她很可能会对肯尼迪那位蠢妹妹的愚蠢做法暗自发笑。

她的儿子小约翰·肯尼迪则说,假如她躺在那儿能够听到那些话,她肯定会高兴。1994年5月19日,在第五大道1040号寓所,小约翰·肯尼迪走下楼来,告诉聚集在那里的记者,他母亲已于昨天晚上与世长辞。他特别提到的一个特殊细节是他母亲的那些书。小约翰告诉那群记者:“环绕在她四周的是她的朋友、家人和她的那些书,是她所爱的那些人和东西。这完全符合她的意愿,我们也都为此感到安慰。”几天之后,在母亲的追悼会上,他在悼词中说他母亲的一个显著的癖好就是“对文字的热爱”。如果一个人的为人体现在他的所爱上,那么小约翰的话确实说到了点子上,因为他母亲的癖好有两样,书和文字,这两样癖好足以说明他母亲是个什么样的人。

在这个世界上,杰奎琳·布维尔·肯尼迪·奥纳西斯算得上是位最不显山露水、不愿抛头露面的女子。然而在当编辑的二十年中,她却展示出了在别处从未展示过的人格特点。她选定并推出的那些书反映了她一生爱读书所积累下的鉴赏能力,也留下了她心路历程的记录。她所编辑出版的那些书告诉我们她关心什么、相信什么样的人、希望在哪里、在出版的书中宣扬什么样的思想。她所编辑的那些书即是她从未写过的自传。她在维京出版社和双日出版社编辑的那些书不但说明了她对什么感兴趣,也折射出她一生的经历。刚刚二十来岁时,她曾经写道:“为了读一本关于芭蕾舞的书,我把其他所有的事都放到了一边。”三十多岁时,她曾把舞蹈教师乔治·巴兰钦、舞蹈家鲁道夫·努列耶夫等舞蹈界人士请进白宫。当编辑时,她曾推出一本巴兰钦的朋友们所写的回忆录,促成了舞蹈家玛莎·格雷厄姆和朱迪思·贾米森的自传,还请努列耶夫为亚历山大·普希金的童话集写过序言。此外,她还编辑出版过弗雷德·阿斯泰尔的传记、迈克尔·杰克逊所著的《月球舞步》。这位在丈夫的葬礼上曾以自己优雅的姿态吸引了全国人目光的女子,在她生命的后二十年里,再次向世人表明行为举止的优雅是她终身研究的问题。在大约二十年的编辑生涯中,她编辑了将近一百部书。这些书记录了杰姬的人生旅程,这个旅程虽然由两次中断的婚姻、不同环境中的育子以及不断的四处奔波构成,却又十分连贯。读这些书,了解她如何促成其问世的故事,无异于同她一起在那条路上旅行,重温对她

来说意义非凡的旧事,弄清她工作动力的来源,了解她当时对未来的打算以及她想把什么抛在脑后。

我们自以为了解的那个杰姬其实总是跟她所嫁的男人联系在一起的。她是那个身着奥列格·卡西尼套装、身为约翰·肯尼迪妻子的女人。或者她是他的遗孀,是那个倡导“约翰·肯尼迪执政时期”新思想的女人,而肯尼迪及其政府也因为那种新思想而给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或者她是那位嫁给希腊亿万富翁的女人,她挥金如土却由他埋单,他活着的时候她总是因他而蒙羞,他死后却又留下不想让她分享财富的遗嘱。然而更有趣的杰姬是那个自己的孩子忙于功课、自己的两任丈夫又都去世后的杰姬,这时她背后没有男人的影响,完全靠自己的努力而有所作为。这时的杰姬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表明自己看重什么;这时的杰姬通过自己推出的那些书告诉我们她在思考什么、学到了什么,同时,当她回顾自己不平凡的一生时又向我们表明了什么是值得她留恋的。

在一篇自传性质的文章中,杰姬回忆起自己还是个小女孩儿时的事,说她被打发去楼上睡午觉,可她却悄悄地从妈妈的藏书中找书看,然而那些书“对我来说都太老了”。一个小时后,她仔细地把自已的光脚板擦干净,以免保姆发现她并没有上床睡觉。白宫岁月的助手玛丽·巴雷利·加拉格尔在回忆文章中写道,虽然绝大多数人以为杰姬无所事事,经常乘飞机在世界各地旅游,过着上层社会的豪华生活,但实际上她却常常独自待在屋中读书。在她病逝之前的几周里,她仍然在家中处理着英国作家安东尼·比弗的书稿。比弗的书稿写的是战后的巴黎,而巴黎也是她很熟悉的城市。比弗对书稿的结尾部分颇费踌躇,自己总感到不甚满意。他晓得杰姬正在患病,然而他收到了杰姬发来的传真,告诉他她已经拜读过书稿,并且提出了修改建议,这让他大为震惊。

另外一个人们并不了解的情况是,杰姬其实很有写作天赋。早先在学校读书时,语文老师们都看出她有很好的写作能力。然而正如南希·塔克曼所说,杰姬掩藏着自己这种天赋并未充分地把它展示出来。她最不希望人们认为她是个“很精明的人”,因为在20世纪的绝大部分岁月里,一个女孩子被认为很精明并不是什么好事。大学刚毕业时,杰姬参加了《时尚》杂志社举行的“巴黎之行”有奖征文比赛。比赛的奖励办法是获奖者可以在巴黎和纽约两地的《时尚》杂志社里短期实习。杂志社对她的才能大为赞赏,他们说虽然全美国的高校里有许

多参赛者,但他们裁定她为优胜者。《时尚》杂志的编辑们读过她的文章后认为她写得相当出色,吃透了杂志所主张的观点。杰姬的母亲唯恐她到巴黎后一去不返,逼迫她放弃了去巴黎的奖励,可是杰姬一直非常羡慕作家们。同时她自己也从未完全停止过写作。她在《纽约客》杂志上发表的一篇匿名的文章促使她做出了去维京出版社工作的决定。那篇文章字里行间优雅的笔调让人觉得她仿佛仍然活在世间。如今,当她的某封书信被意外地发现后,便能在拍卖场上卖出大价钱,可是却极少有人知道她写下的许多文字、留有她独特编辑痕迹的一部部书稿可以在公共图书馆里免费借阅。不过你要晓得到哪里去找。作者的身份是杰姬三重身份中她所愿意接受的第二种身份。

《阅读杰奎琳》首先是一本叙述杰姬在编辑的岗位上所作所为的书。这也是第一本由她供职多年的出版社出版的有关她自己的书,这家出版社为了保护她的隐私,总是设法掩饰她的身份信息。杰姬去世后,史蒂夫·鲁宾写了一本篇幅不长的书在双日出版社内部发行。在书中,他写道:“在双日出版社,我们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即我们绝不公开谈论杰姬。这么做的初衷只是想保护她,但是这种保护措施的负面效果是几乎无人了解她在自己选定的岗位上工作起来是多么敬业、表现出多么高的业务才干。”如今,十几年过去了,我们已经不必再担心会伤着哪位在世朋友的感情或暴露了什么家丑,我们想做的是让人们知道一位已到中年的女子,在走出丈夫的阴影后的岁月里,如何重铸自己的人生。这位女子是我们之中的一位普通女子,这本书写的是她而不是画家安迪·瓦霍尔所画的那张目光严肃的肖像。这本书赞美了一位女子在事业上所取得的成就,而此前她的编辑才能还未得到过夸赞。

在两封分别写给两位著名作家朋友的信中,杰姬使用了几乎同样的措辞来说明为什么书籍和文字对她来说那么须臾难离。1963年,杜鲁门·卡波特曾致函表示对她的婴儿帕特里克的天折感到遗憾和难过,她在回信中表示感谢,并且说“你所写的一切都让人十分感动”,真是了不起。人到中年时,她与爱尔兰作家埃德娜·奥布赖恩结识并成为好友。1992年,奥布赖恩的小说《岁月》问世,杰姬告诉她为什么自己对这部小说爱不释手:“你的笔有感动无数人的魅力。”杰姬发现她特别喜欢的作家和作品中都有神奇的感人的魅力。这位细声细语的腼腆女子也有心通过她所编辑出版的书来感动我们,她的这种努力便是她的故事。

杰姬书房里的书,包括她打算收藏、阅读的书以及她约稿促成的书,不但是摆在书架上的成排的书,而且那仿佛就是她的自画像。1996年,部分出于她生前的意愿,小约翰和卡罗琳决定拍卖母亲的藏书。不过,她早就认识到一个人的藏书可能会透露出他个人的许多秘密。她热爱18世纪的法国,钦佩法国杰出的艺术庇护者蓬巴杜侯爵夫人。南希·米特福德写过一本算不上特别严谨的蓬巴杜夫人的传记,然而讲到蓬巴杜夫人的藏书时,她郑重地指出:“从某人所藏所读的书中,毫无疑问可以了解到他精神世界里的东西。”

从她年轻时期起,杰姬就很欣赏奥斯卡·王尔德。在肯尼迪就任总统后不久,外界晓得了她喜欢王尔德的作品,美国中西部的一些女士便把王尔德的作品选作她们读书小组的书目,结果让她们大吃一惊的是她们发现王尔德竟然是个同性恋者。不过,杰姬还是感到自己和王尔德有相似之处。跟她一样,王尔德也追求文笔的绮丽,他喜欢做工考究的夹克衫,他爱书。最新的一本王尔德传记的作者说王尔德“把书看作自己的朋友,他的藏书既是他生活的记录,又是他个性的标志”。王尔德将那些“对他影响最大、最有魅力的书”称为“具有黄金质地的书”。这位传记作者还说:“这些书彻底改变了他的世界观,在这些书中他第一次看到了自己的身影。”在这本传记中,作者在处理王尔德遇到所喜欢的书的那些情节时,把它们都当成重要的情节来写,就好像在描写他与朋友的首次会面或与情人的第一次约会。

人们的藏书代表了人类思维能力的水平,有助于让世界保持安宁。杰姬生前将不同时期的藏书集中在了一起。其中不仅有她个人的藏书,还有她为白宫事务购置的书籍,在波士顿为研究总统职责而接受的赠书以及她在两家出版社工作时所推出的近百本图书。简·希契科克是杰姬步入中年以后结交的一位年轻朋友。希契科克既写小说也写剧本,她在杰姬位于“玛莎葡萄园”的寓所中完成了两部畅销的惊险小说。杰姬的子女把她看成母亲的亲密朋友,曾请她在派克大街圣伊格内修斯·洛约拉教堂杰姬的追悼会上致辞。当杰姬的藏书在索思比拍卖行拍卖时,希契科克说:“我认为这次拍卖很仓促,因为在另一次拍卖会上,女作家伊迪丝·华顿^①的藏书事先都得到了仔细的研究考证。”有成本的专著对伊迪丝·华顿的藏书做了认真的研究,因为这对

① 伊迪丝·华顿:(1862—1937)美国作家,以描写上层社会的小说闻名,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欢乐之家》、《天真时代》等。

了解一位重要作家的内心世界非常必要。希契科克还说：“在华顿那个时期，人们的藏书就像他们身上的衣服。一个人不仅用漂亮的衣服而且用漂亮的书籍来包装自己。一个人所读的书足以说明他的品位和志趣。”从一个人对书籍的选择上，即能发现他最隐秘的本真。

在对待书的态度上，杰姬并不自作清高。她喜欢读伊迪丝·华顿的描写上层社会的小说，可是也喜欢读描写巫术、魔法的荒诞作品。乔纳森·科特是杰姬联系的一位作家，他在写一部以一位古怪的英国女子为主人公的书，那个女子大半辈子都生活在埃及，杰姬告诉他尽管放开写，不必有顾虑。杰姬在科特原稿的空白处写道：“直截了当地说她是个女巫，表面的疯疯癫癫只是她的伪装。大胆地说所有的女巫都喜欢尖声怪叫，或者看上去怪模怪样。”她希望他别缩手缩脚，希望他深入到女主人公表面疯狂的背后，去抓住她作为女巫的本质。这时的不那么清高的杰姬是首先作为审稿人的杰姬，她的秀发上不但有香水的味道，还有香烟的烟味——她看稿时，有时会在稿件的空白处边随手写上自己的意见，边吸上一支香烟。

contents / 目 录

作者的说明

001 前言

001 第一章 / 嘘！我在看书

015 第二章 / 我一直在想一位伟大的作家
有着多么了不起的力量

031 第三章 / 我希望自己是令你满意的编辑

051 第四章 / 爸爸,那个死去的总统的
妻子来电话啦

073 第五章 / 慈母似的编辑

095 第六章 / 她是个不出头露面的
男女平等主义者

117 第七章 / 你从前也曾当过
摄影师吧？

141		第八章 / 我是美国的一流舞蹈演员
159		第九章 / 马戏王后
183		第十章 / 仅是个被呵护着的社交界名人
205		第十一章 / 哦,他们发现格韦纳维娅跟 她那位勇敢的骑士在一起.....
227		第十二章 / 神话的力量
243		后记
250		致谢
252		杰奎琳·肯尼迪·奥纳西斯所编辑的书
259		杰奎琳·肯尼迪·奥纳西斯的作品

波特小姐学校是一所大学预科学校，校舍是十多幢古老的房子，坐落在一条两车道的公路两侧，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市郊的法明顿镇被这条公路分成了两半。学校里的女孩子们大多数都住校，只有一小部分家在附近的姑娘放学后回家。这所学校里的青春少女们最显著的特点是跟成年人交往毫不拘束。她们坦然自若地瞅着你，面带微笑，主动问好，不怕陌生人，那神态仿佛在说：“既然你来到了我们这儿，那么跟我一样，就应该是这里的人。”对于 20 世纪 40 年代这所学校能够平稳兴办的理由，南希·塔克曼的解释是：“它很像一所家庭学校。我母亲、我姨妈、我姐姐都曾经是那儿的学生。杰姬的妹妹李、她们的同母异父妹妹珍妮特·奥金克洛斯也在那儿上过学。”这是很久以前的情况了，后来学校打破传统，扩大了招生范围，希望增加生源的多样性，以淡化孤傲办学的名声。然而这所学校至今余韵犹存，让人感到它培养的是举止优雅、充满自信的女孩子，它的毕业生总有一天会获得或继承生活所提供的美好的一切。大家都认为杰奎琳·布维尔是最适合在波特小姐学校上学的女孩儿，然而实际上，就她的性格来说，她并非完全适合这里的传统氛围。

她为人腼腆，有点孤僻，喜欢独来独往。每天傍晚，当其他女孩子在熄灯前到彼此的宿舍互相串门，聚在一起就白天的事说长道短时，杰姬却喜欢独自待在宿舍里看书。回想起当年和杰姬同窗的岁月时，

嘘！我在看书

在波特小姐学校里上学时，杰姬时常对同宿舍的室友南希·塔克曼说这句话

南希·塔克曼说杰姬“常读法国的文学作品”，还说那时的波特小姐学校有着特有的办学理念。有个女孩子的母亲不愿意让自己的女儿和杰姬住在同一间宿舍里，因为她认为波特小姐学校的办学特点之一便是让学生学会待人接物。而跟杰姬住同一宿舍将意味着跟一个不喜欢与其他女孩子交往的人住在一起。这并不是说杰姬在同学中不得人心或者其他女孩子都不喜欢她；许多年之后，狗仔队总是争相把照相机镜头对着她，但她从小就矜持寡言、不喜欢扎堆儿聊天。她有自己朋友，不过书籍和文学才是她真正的密友。

快毕业的学生，如果学习成绩优秀，便可以在宿舍里上自习，杰姬享有这种特权。她和塔克曼同住的那间宿舍在一幢 1800 年建造的复古式大房子的顶层，她们的两张单人床安放在坡形的屋顶下，房间的窗子外面是几棵遮阳的老树。有时候，她们会同时待在宿舍里，各自在床上读书。塔克曼爱笑，喜欢杰姬的幽默感。杰姬向她伸出的友谊之手可谓弥足珍贵，塔克曼十分珍惜这种友情。傍晚，有时候塔克曼觉得不妨找个话题聊上几句，可是却往往会碰钉子，杰姬会说：“嘘，我在看书。”同时瞪她一眼，随后两人便往后一仰，倚着枕头笑出声来。

尽管杰姬喜欢书，可是她却终生都在阻止别人把她写进书里。不过她还是认可了一本传记的出版，其作者是玛丽·范伦塞勒·塞耶。塞耶的祖上是早年新英格兰的开拓者。早在纽约还叫新阿姆斯特丹的时候，她家的祖先就定居在哈德孙谷地上。她是杰姬母亲的朋友，她撰写的《杰奎琳·布维尔·肯尼迪》于 1961 年出版，这本书对刚上台的约翰·肯尼迪政府起到了宣传作用。然而，这部传记未对杰姬的青春岁月作任何粉饰。当杰姬发现在书的一份初稿中塞耶引用了她母亲给塞耶的一些信中的内容时，她请求母亲和自己的朋友们停止资料的配合。虽然杰姬并未阻止这本书的撰写与出版，却对书中所披露的一些情况表达了自己的不满。

塞耶注意到了杰姬还是个小女孩儿时就开始收集与芭蕾舞有关的书。塞耶写道：“虽然她晓得自己永远当不成芭蕾舞演员，可是她觉得自己也许能做点与芭蕾舞表演有关的事，比如设计舞蹈动作和演出服装。”她早先清楚地认识到自己不具备当芭蕾舞演员的条件，这反而让她热衷于与芭蕾舞有关的书籍，她还希望能为芭蕾舞间接地作点贡献，也就是间接地参与这种深深地吸引着她的富于创造性的艺术活动。这个十来岁的小女孩儿的愿望在长大成人后终于实现了，她编辑出版了介绍 20 世纪最杰出的六位芭蕾舞界大腕儿的著作。

塞耶在传记中提到了少女杰姬读过的那些书。《飘》这本书她读过三遍。书中有些人物的经历跟她自己家中的一些人有相似之处。1940年,在杰姬 11 岁时,她母亲珍妮特跟父亲杰克·布维尔离婚。杰克·布维尔因晒得黝黑的肤色而被人称作“黑杰克”。在他后来的有生之年,杰克·布维尔先后住在纽约的几处公寓里,有时候有女友在身边照顾他,有时候只是单身一人,靠做股票交易谋生,总是不能量入为出。1942 年,珍妮特再婚。她的第二任丈夫休·奥金克洛斯很有钱,是标准石油公司的继承人,他用石油公司赚的钱在华盛顿投资开办了一家证券公司。他在弗吉尼亚拥有一幢名叫“快活林”的大宅第,在纽波特还有一套名叫“哈默史密斯山庄”的度夏别墅。休·奥金克洛斯的前妻留给他一个儿子,小名叫做尤萨,只比杰姬大两岁。尤萨记得杰姬也喜欢看电影,《飘》是她最爱看的电影之一。尤萨说:“巴特勒让她想到了自己的父亲,斯佳丽则让她想到了自己的母亲。”电影中南方那座大宅第“塔拉”让她联想到“快活林”和“哈默史密斯山庄”,因为“塔拉”很像合二为一的“快活林”和“哈默史密斯山庄”,杰姬的这位哥哥还认为杰姬身上“有许多跟斯佳丽相似的品质,这些品质是从她母亲那儿遗传的,有好的也有不那么好的”。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杰姬仿效的榜样是 20 世纪 30 年代和 40 年代一个非常有个性的女子形象,这个女子既是书中的那个女主人公,也是银幕上费雯丽所塑造的那个女主角。斯佳丽既有自我牺牲精神,又精明、自私,很难说是她身上的哪种特质吸引着杰姬,让她把那本书一看再看。杰姬也许发现跟书上的复杂情节相比,她家的那点故事就不免相形见绌了。而且从这种意义上说,斯佳丽与巴特勒的悲欢离合对她可能是一种安慰。

杰姬还尝试着在书中了解男人。根据尤萨的回忆,杰姬“十几岁时曾贪婪地阅读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以及司各特的《艾凡赫》,她最赞赏男人身上的勇气和侠义精神”。还有一本书也提供了男人行为的典范,那是弗朗西斯·伯内特的儿童文学作品《方特勒罗伊小爵爷》中的人物,写的是生活在布鲁克林的一个美国小男孩儿的故事。小男孩儿的外祖父是英国的伯爵,有一天,他外祖父让律师来见他妈妈,这时他才发现原来自己竟然是伯爵爵位的继承人。能继承一幢大房子和伯爵称号的前景让这个美国小男孩儿勇气倍增,他无意中教会了他外祖父如何同情与善待生活有困难的人。杰姬在写给《时尚》杂志的一篇文章中把方特勒罗伊小爵爷的外祖父看作自己心目中的英雄。有趣的是她赞赏的是那个腐朽的老贵族,而不是故事中的主人公。或许像